

中國語文講話

王 力 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中國語文講話

王 力 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書號 335

中國語文講話

著 者 王 力

青年·開明聯合組織

出 版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10條老君堂11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印 刷 者 北京人民印刷廠營業分廠

字數 60,000

印數 33,001--78,000

一九五〇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四月第六版

一九五四年四月第一次印刷

內 容 提 要

本書講中國語文，分特性、語音、語法、辭彙、文字五個方面。每一方面都指出它的特點，像語言的五種特性，語音的分別四呼、四聲，語法的詞序、詞的本性、準性和變性，辭彙和音義的關係，文字的起源和演變等。更用比較研究的方法，說明由於地域和時代的不同，語音、語法、辭彙、文字各方面所起的種種變化。

序

這是一九三六、三七年，我在燕京大學暑期學校所用的演講稿。經過了三次的修改，成為現在的樣子。

暑假的學生是混合式的：國文系、歷史系、教育系、政治系、經濟系、物理系、化學系、家政系的學生全有。因此，這種演講必須是淺顯的，對於語言學的基本知識也不憚詳加說明；又必須是廣泛的，對於瑣細的問題就略而不論。語文本是每人每日所必需，只要把最容易注意到而又不難了解的道理對他們講，他們也會聽得津津有味。我相信，無論哪一系的學生都可以聽得懂，甚至高中學生也能懂得一大部分。我講時，不發講義，但至考試時，學生都答得大致不差。我常常發表些概論體的著作，這恐怕是專家所不屑為的。但是，只這一本小小的概論，我用全力去編排它，至今仍未滿意。「畫鬼魅易，畫犬馬難。」我開始感覺到寫概論體的著作實在費勁了。

修訂本序

這一本小冊子原名中國語文概論，是在抗日戰爭的時期出版的，因此流傳不廣，後來市面上竟買不到了。抗戰勝利以後，商務印書館也沒有再版。開明書店有意把它編入開明青年叢書，和我商量，我才徵得商務同意，把這本書收回，改題中國語文講話，於一九五〇年九月由開明再版。最近開明書店和青年出版社聯合組織成爲中國青年出版社，又和我訂立新約，交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斯大林的偉大著作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發表後，至今三年多了。這一本小冊子理應在斯大林著作的光輝下重新改寫。但是，我因爲馬克思列寧主義修養不夠，對重寫沒有信心，所以只能修訂一下。修訂的地方也不多。目前我只想在消極方面做到不違背斯大林的教導。就在這消極方面，我也還不敢自信，希望讀者幫助我，匡正我。

由於這本書寫得早，裏面許多語法上的術語和後來我寫的幾部語法書中的術語不同。在這些地方我倒不想多修改，因爲我所定的新術語有許多尚未被普遍使用，有些連我自己都打算放棄了，倒不如保存原來的樣子，反而使讀者容易了解些。實際上，只有「助詞」改稱了「語氣

詞」，因為「語氣詞」這個新術語已經被普遍採用了，其他術語都沒有改動，甚至「代名詞」也沒有改稱為「代詞」。這樣有一個好處，就是表示術語本身並不是語法的主要內容。語法是詞的變化規則及用詞造句的規則的綜合，而術語本身並不代表着這些規則。

有些朋友說，這本書叫做中國語文講話，談「語」的地方多，談「文」的地方少，太不勻稱了。我的理由是：文字不過是書面的語言，談語言的時候自然包括文字在內。古人把文字學分為形、音、義三方面，事實上只有形的方面是專屬於文字的，音和義就是這本書的第二章和第四章所談的語音和詞彙。由此看來，並不算不勻稱。

王力

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中國語言的特性

第二節 中國語的親屬及其方言分類

第二章 語音

第一節 中國語與四呼

第二節 中國語與四聲

第三節 各地語音的異同

第四節 古今語音的演變

第三章 語法

第一節 詞在句中的位置

第二節 本性、準性與變性

第三節 各地語法的異同

第四節 古今語法的演變

第四章 詞彙

第一節 詞彙與語音的關係

第二節 詞彙與意義的參差

第三節 各地詞彙的異同

第四節 古今詞彙的演變

第五章 文字

第一節 中國文字的起源及其演變

第二節 形聲字的評價

六

六

七

六

六

六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中國語言的特性

依一般語言學家的說法，中國語是單音的，孤立的，分析的。但是我們不能無條件地承認這幾種說法；我們必須把中國語的特性作更精確的觀察。

中國語可以說是單音的，如果所謂單音是指「一字一音」而言。因為依中國文字看來，的確是每一個字只包含着一個音段。但是，如果說「單音」的意義是「一詞一音」，以為中國語裏的詞都是單音詞，就與事實不符了。中國語裏的詞，固然可以是單音，但也可以有兩個以上的音段，如「大夫」「夫人」「葡萄」「葫蘆」之類。就上古的中國語看來，複音的詞似乎還佔少數；越是接近現代，複音詞就越多。我們應該注意：一個字不一定能代表一個詞，一個詞也不一定僅僅用一個字為代表。一般語言學家以中國語為單音語，乃是文字所引起的誤會。若僅就語言的本身而論，中國語至多只能認為單音詞佔優勢的一種語言。

中國語是孤立的，因為它既不像西洋語言有屈折性，也不像突厥語有黏合性。所謂孤立，是指每一詞能包含一個完整的概念，把許多詞放在一個句子裏，由詞的位置去決定詞性。例如

「國大」的「大」字是「國」字的表詞，而「大國」的「大」字只是一個形容詞。說中國語是孤立的，似乎比說它是單音的更合理些，然而仍不能表示它的特性。實際上，中國語並不是完全孤立的，我們不能說它所有的每一個詞都能包含一個完整的概念。中國向來有所謂實字與虛字的分別，虛字只能拿來聯絡實字，其本身並不能包含完整的概念。例如介詞「於」字與助詞「嗎」字，它們能孤立嗎？

中國語是分析的。這一說，就比前兩說高明多了。分析是對綜合而言。在語言的構造上，所謂綜合，是把許多概念綜合在一個詞裏，甚至一個詞就能成爲一句話。例如拉丁語 *lego*（我讀），*legis*（你讀），*legit*（他讀），意大利語 *canto*（我唱），*canti*（你唱），*canta*（他唱），一個詞就等於一句話（因動詞有表示人稱的成分，故代名詞可省），這是極端綜合的例子。又如法語 *Je chante*（我唱），*Je chantai*（我已唱），*Je chanterai*（我將唱），時間概念完全包含在動詞裏，英語 *I sing*（我唱），*I sang*（我已唱），時間概念也包含在動詞裏，也都是綜合的例子。至於英語 *I will sing*，用助動詞來表示將來時，時間概念不包含在動詞裏，這才是分析的例子。近代英語很有分析的傾向，然而還不至於像中國語完全是分析的組織。譬如中國人要表示過去時，必須說「我已唱」，要表示將來時，必須說「我將唱」或「我要唱」「我就要唱」等等，決不能如法語把時間概念包括在動詞裏。西洋語尾所含的概念，若譯成中文，往往要加添一兩個字，非但動詞如此，

其他的「語法範疇」也如此，例如法語的 *un ami* 與 *une amie*，中文只好譯成「一個男·朋友」與「一個女·朋友」。這都因為中國語沒有綜合作用的緣故。

西洋語言也並非不分析，只是有程度上的不同。譬如說，法語比俄語更分析，英語又比法語更分析。依語言的歷史看來，西洋語言正由綜合走向分析的途徑。但中國語既然達到了分析的最高峯，我們就有權利說它是分析語當中的標準語了。

有一點必須說明的，就是有些資產階級語言學家以為單音語（孤立語，分析語）是語言的原始階段，這是污蔑漢族和許多東方民族的話。語言是按照它的內在規律來發展的。我們雖然不能把孤立語或單音語認為勝過屈折語，但也不能認為低級的語言。說這種話的人自己的語言就一天天走向單音，走向分析，可見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了。

由上文看來，中國語可以說有三種特性：

（一）單音詞佔優勢；

（二）比較上頗富於孤立性；

（三）最富於分析性。

除了上述三種特性為一般人所承認者之外，依我們看來，中國語還有兩種特性：

（一）以聲調為詞彙的成分；

(二) 元音特佔優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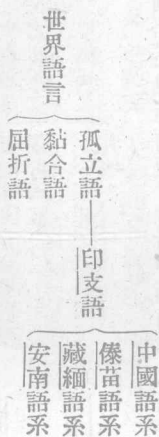
先說以聲調爲詞彙的成分。例如「買」字，若注以羅馬字母，則爲 *mai*；但「賣」字也只能注爲 *mai*。可見「買」「賣」二字的分別並不在於元音(母音)或輔音(子音)的歧異，只在於聲調高下之不同。這種情形，中國人自己覺得很平常，西洋人却會覺得很新奇，因爲聲調竟可算爲詞彙的成分，缺少了聲調的差異，則「買」「賣」二字在語言裏竟無法分別，這種情形是西洋語言裏所罕見的。

再說元音特佔優勢。在西洋各族語裏，每一個音段可以包括兩個以上的輔音，例如俄語 *аксари* 裏和英語 *splm* 裏都有五個輔音，中國語裏就沒有這種情形。中國語沒有複輔音(如 *bl-, sp-, -nd, -nt*)的存在(至少中古以後是如此)，所以在每一音段裏，除了少數字不用輔音之外，往往是元音之前有一個輔音，例如「馬」(*ma*)「牛」(*niu*)等。有些字，元音之後也有一個輔音，例如北京話裏的「班」(*pan*)「剛」(*kang*)，廣州話裏的「林」(*lam*)「立」(*lap*)「列」(*lit*)「落」(*lok*)等。由此看來，每一個字(即每一個音段)至多只能包括兩個輔音，而且每一個輔音必須緊靠着元音然後能存在。再嚴格地說，字尾的輔音(如 *-n, -ng, -m, -p, -t, -k*)只唸一半，並沒有唸全，可見中國語每一個音段至多只能包括「一個半」的輔音。反過來說，每字必須有一個元音或「準元音」(如 *n, ng, m*)，可見元音在中國語裏特佔優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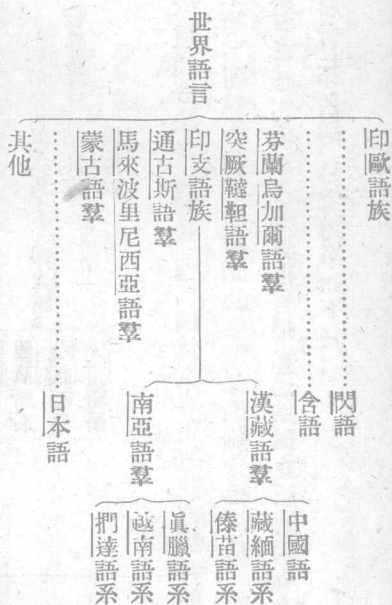
這些特性也不是中國語所獨有，凡屬於「孤立語」的族語，大約都能具有的。其他的孤立語既與中國語同有這些特性，於是語言學家說它們有親屬的關係。關於這一點，將在下節討論。

第二節 中國語的親屬及其方言分類

中國語在世界語言譜系中所佔的地位，若單就語法的觀點看來，可如下表：



不過，這種分法是很勉強的。因為世界上既沒有純粹的孤立語（中國語不是純粹孤立語，理由見上節），而黏合語與屈折語的界限又很難分得清楚。有些語言顯然是屬於黏合語的（例如捫達語 *munda*），但語言學界也有把它認為孤立語的親屬的傾向。所以我們不妨放棄「孤立」「黏合」「屈折」等名稱，另定譜系如下表：



藏緬語系包括西藏、青海、緬甸等處的語言，西夏語、傈僳語亦歸此類。傣苗語系包括：(一)傣語，以暹羅語為代表，緬甸東北一小部分、越南西北部的語言亦歸此類；(二)苗僮語散佈於湖南、四川、雲南、貴州、廣西、瓊州一帶。越南語包括越南東部沿海一帶的語言。真臘語(西文為 Mon-Khmer)在高棉(即柬埔寨)。緬達語在喜馬拉雅山附近，又在 Chota-Nagpour 一帶。這些語言被一般人認為中國語的親屬。(1)

① 但真臘語與緬達語尚在可疑之列。又有人把越南語系歸入漢藏語羣，因為它和傣苗語、中國語的關係都很密切。

語較爲妥當。

現在我們所講的中國語乃是狹義的，不包括藏、苗、傣、傈僳等語在內；嚴格地說，該叫做漢。至於中國內地的方言，應該細分爲若干類呢？現因方言調查工作未曾完成，不能十分確定。大致說起來，可分爲五大系。

(一) 官話

1. 冀魯系 包括河北、山東及東北六省等處。
2. 晉陝系 包括山西、陝西、甘肅等處。
3. 豫鄂系 包括河南、湖北。
4. 湘贛系 包括湖南東部、江西西部。
5. 徽寧系 包括徽州、寧國等處。
6. 江淮系 包括揚州、南京、鎮江、安慶、蕪湖、九江等處。
7. 川滇系 包括四川、雲南、貴州、廣西北部、湖南西部。

(二) 吳語

1. 蘇滬系 包括蘇州、上海、無錫、崑山、常州等處。
2. 杭紹系 包括杭州、紹興、湖州、嘉興、餘姚、寧波等處。
3. 金衢系 包括金華、衢州、嚴州等處。

(三) 閩語

4. 溫台系 包括溫州、台州、處州等處。

1. 閩海系 包括福州、古田等處。

2. 廈漳系 包括廈門、漳州等處。

3. 潮汕系 包括潮州、汕頭等處。

4. 瓊崖系 包括瓊州、文昌等處。

5. 海外系 指華僑的閩語，在新嘉坡、暹羅、馬來半島等處。

(四) 粵語

1. 粵海系 包括番禺、南海、順德、東莞、新會、中山等處。

2. 台開系 包括台山、開平、恩平等處。

3. 西江系 包括高要、羅定、雲浮、鬱南等處。

4. 高雷系 包括高州、雷州等處。

5. 欽廉系 包括欽州、廉州等處。

6. 桂南系 包括梧州、容縣、貴縣、鬱林、博白等處。

7. 海外系 指華僑的粵語，在美洲、新嘉坡、越南、南洋羣島等處。

(五) 客家話